

开拓“诗画合璧”的艺术新境

孟繁玮

创造性转化
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

古诗词与中国画，分属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，二者之间的跨界融合，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开始。这种交融不仅有力促进了古诗词和文人画的蓬勃发展，还使二者各自取得了新成就——山水诗和山水画成为古代文学史和绘画史上的艺术典范。诗画合璧的中国画，逐步发展为东方艺术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和艺术样式。

历史中的诗画之缘

在中国，诗画融合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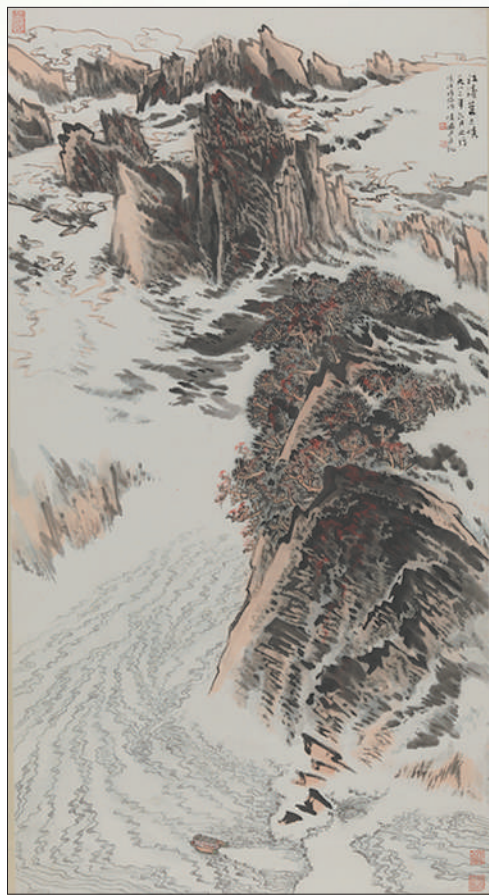
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在中国文化中，书画亦写心志。这是诗书画印能够结合的内因。由此亦可反观中西文化的异同。按照18世纪西方美学家对于诗画差别的论述来看，绘画主要运用线条和色彩来描绘空间中并列的物体，故与建筑、雕刻等统称为造型艺术或空间艺术；而诗歌主要运用声音和语言来叙述在时间中持续的动作，故与舞蹈、音乐等统称为音律艺术或时间艺术。西方绘画注重对客观自然的再现和真实记录，吸收了大量科学技术成果，不断强化艺术的造型功能。正因为这种泾渭分明的认知，在西方文化史中基本没有形成诗画合一的局面。

可以说，魏晋之前，我国早期的诗歌与绘画在艺术功能、表现方式和审美追求上，也分别具备上述“时间艺术”和“空间艺术”的特征，各尽其职，各自发展。唐代，随着诗词创作的兴盛，特别是唐诗取得的灿烂成果，让画家得以在诗境的涵泳中，获得更多创作的主题和灵感。尤其是山水田园诗，不仅以人与自然的对话，把诗从玄理中解放出来，强化了诗的画面感和表现力，更通过对山水和田园的审美观照和抒情表达，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。同时，一些诗人在欣赏绘画时引发诗情，并开始尝试创作题画诗。只是，此时的题画诗大多没有题于画面之上，但是诗与画彼此启发的萌芽慢慢显现出来。

到了宋代，苏轼用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”，对王维的诗画艺术进行总结和高度评价，从精神境界上将诗与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共通之道讲得更加透彻，推动了中国画“以诗



▲齐白石中国画《蛙声十里出山泉》。此画是老舍以清人查初白诗句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为题，主动提供创作构思，请齐白石所作。



▲陆伊少中国画《江涛万古峡》。此画之题出自唐代诗人杜甫《秋峡》一诗。陆伊少自幼与杜甫有着同样的入蜀经历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，故对杜甫极为钟爱。抗战爆发时，陆伊少举家入蜀避难，随身只带了一本《钱注杜诗》。之后，陆伊少依照杜甫诗内容，加以自身所见所感，创作了大量杜甫诗意图。

人画”“诗是无形画，画是有形诗”的创作潮流，也涌现出许多探讨诗画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。随着文人水墨画的发展和兴盛，元代画家不仅自觉在绘画创作中追求“诗情画意”的艺术境界，还流行用书法将题画诗跋写于绘画作品的空白处，并钤盖上自己设计篆刻的印章，形成了中国画“诗书画印”一体的独特艺术面貌，传承至今。

意境上的诗画同律

诗画合璧，不仅体现在艺术家自画自题、自画他题等艺术形式上，更体现在诗与画在意境营造和艺术观念上的互融共通。

中国人自古崇敬自然万物，顺应宇宙运行规律，形成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。以山水画为例，其诞生之初，在艺术功能上就与标记地理位置的地形图迥然不同。无论是南朝宗炳的“山水以形媚道”，还是王微的“以一管之笔，拟太虚之体”，都为山水画奠定了以艺载道、托物言志的基调和方向，画家的情思和智慧时时隐现于

山水作品中。

拟人化在诗画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十分常见，也是中国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。宋代画家郭熙在其著作《林泉高致》中，以拟人的手法对自然山水展开讨论，如“真山水之烟岚，四时不同：春山澹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如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”，以人的姿容形容山川四季之美。诗词中拟人化的精彩描写更是不胜枚举。诗人与画家观察世界的方式与创作手法，正应和了唐代诗人孟郊的名句“天地入胸臆”“物象由我裁”的意旨。

无论诗人还是画家，他们自觉地自愿地融入自然，也请自然万物融之于“我”。在进行创作时，他们将景物作为自己思想情感的寄托，寓情于景，借景抒情；观者欣赏作品时，通过调动自身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知，与作品共情，从而得以“畅神”并获得精神愉悦和情感共鸣。这样的作品，怎能不气韵生动，流传千古？这样的诗词，怎能不打动人心，穿越古今？

千百年来，诗与画早已成为中

国文化的基因，并化为中国人品性磨练、自身修为、知常达变、人格塑造的一种独特方式。

发展中的诗画传统

近代以来，中国画面临难以突破自身高度程式化语言体系、适应时代需要的困境。这一困境以及用西画技法改造中国画的做法，曾引发广泛的讨论甚至批评。总的来看，对中国画创作状况的批评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：过度强调西方绘画求真的技法，逼真有余，意韵不足；一味追求笔墨效果，缺乏真山真水的陶养，流于技术语言上的低水平重复；沉溺于传统文人画趣味之中无法自拔，不能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创作素材中融思创变，实现中国画艺术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今天，重新认识诗画传统，有助于开拓中国画的艺术新境。

近年来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重要课题。伴随文化历史类电视网络节目的热播，诗词与绘画的结合也以新形式出现在荧屏上，人们从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传统诗词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。在儿童教育中，“诗画呼应”成为引导孩子全面立体地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。课外读物中，许多儿童诗词绘本备受家长青睐。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中，很多古诗词也配有与之相关的精美中国画作品，以帮助孩子进入诗词的情境，理解经典诗词的内涵。

探寻并传承中华美学精神，从“诗画关系”入手思考中国画的当代发展，无疑更具启发性和现实意义。在这方面，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探索和尝试值得关注。其中，较具代表性的是2020年底，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和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“青山行不尽——唐诗之路艺术展”活动。近千位文史学者、艺术家历时数月，重走历史上的“浙东唐诗之路”，在这条山水之路上，通过实地采风、研讨调查、交流合作等形式，对“诗画本一律”的命题进行思考和探讨，以回到现场的方式重新建立诗与画、古与今的联系，探求中国画符合自身文化传统和艺术发展规律的当代创新之路，并取得一定成果。

艺以载道，文以化人。重新思考并践行“诗画传统”，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力量，将有助于实现中华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

（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题图设计：赵偲汝



▲中国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《梦游天姥——山水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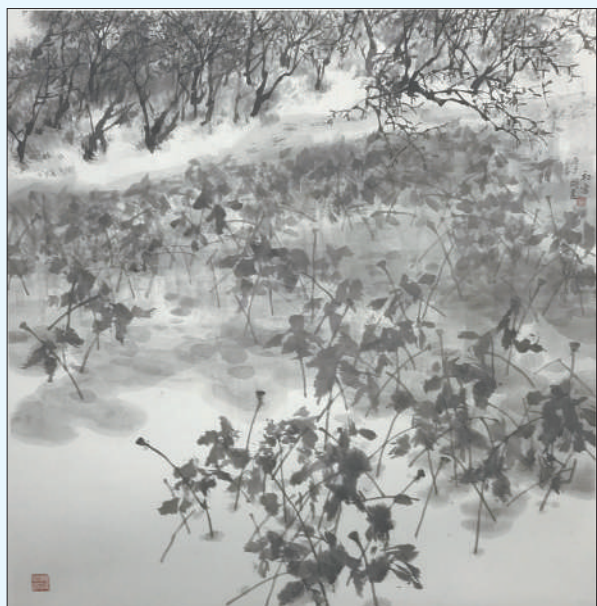
艺术

名家新作



▲初雪（中国画）
融（中国画）

王明明
何韵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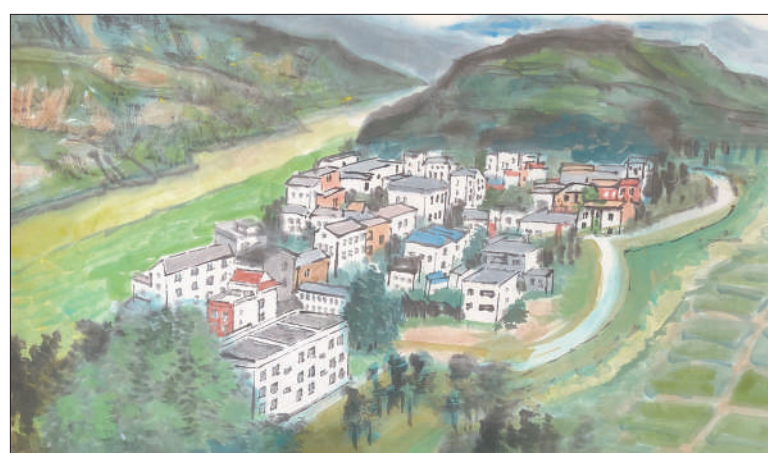


脱贫故事绘 楷模篇



用生命谱写的青春之歌

谢志高



（一）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，听到“黄文秀”名字的那一刻，父亲黄忠杰激动不已，泪水瞬间湿了眼眶。他为女儿感到骄傲。黄文秀用生命谱写的青春之歌，已响彻中华大地……

（二）五年前，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黄文秀，回到家乡广西百色，作为优秀选调生进入市委宣传部工作。2018年，她主动请缨到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，搬进简朴的宿舍，开始在扶贫一线奋战。

（三）百坭村地处大山深处，交通不便，建档立卡贫困户又居住分散，但黄文秀坚持挨家挨户走访。她一边帮忙干活，一边了解情况。驻村一年多，她把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访了一遍又一遍。

（四）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？黄文秀和村两委干部通过考察学习、咨询专家，找到适合本村的产业——种植砂糖橘等，并试水电商。仅2018年，百坭村电商服务站便售出四万多斤砂糖橘。

（五）2019年六月，百坭村连降暴雨。因惦记村里的防汛抗洪工作，利用周末回家看望做完手术不久的父亲后，黄文秀冒雨连夜返程。不料，途中遭遇山洪，黄文秀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三十岁……

（六）黄文秀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上传颂，激励着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如今百坭村，发生了可喜变化，道路通畅，产业兴旺，用水方便……黄文秀期待的美丽乡村画卷，正徐徐展开。